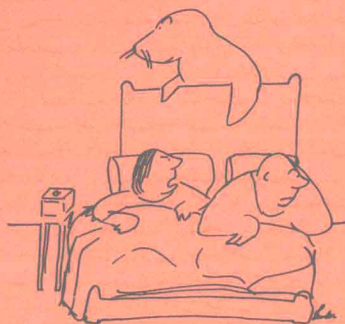


James Thurber



The Seal in the Bedroom

卧室里的海豹

[美] 詹姆斯·瑟伯 著

陈冬梅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卧室里的海豹

[美] 詹姆斯·瑟伯 著

陈冬梅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卧室里的海豹 / (美) 瑟伯 (Thurber, J.) 著; 陈冬梅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8

(詹姆斯·瑟伯作品系列)

ISBN 978-7-5624-6650-5

I. ①卧… II. ①瑟… ②陈… III. ①漫画-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J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66851号



卧室里的海豹 woshili de haibao

[美]詹姆斯·瑟伯 著

陈冬梅 译

特约策划 孔新人

责任编辑 张兰

装帧设计 陆智昌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43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650-5 定价: 2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作者的回忆	1
引言	7
女人和男人	13
聚会	61
猎犬与虫子	71
男人，女人和狗	75
猎犬与野兔	125
杂集	127
男人与女人的战争	141
网球	161
文明的陨落	169
雄性的方式	183
人生长跑	205

作者的回忆

本书第一版（那是一个单薄而孤独的版本）的最后几幅画完成于1932年的夏天，根据我们老派的计时系统，距今才短短十八年——钟表和日历的所谓精确度别想愚弄我们这些当年三十几如今五十几的人。我们明白，十八年间好几个时代过去了。1932年，大萧条时代进入消退期，禁酒时代结束，而几个月后，希特勒时代到来。我们发现，要像以前那样，依照钟表和日历来记住日、月、年越来越难，但“时代”在我们的记忆中却非常清晰，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时代”。我们清楚，老派的十年一代、代与代之间有连续性变化的划分办法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陷入了这种全新的、可怕的计时法。

我相信，未来的社会史学者们，会考虑到我们这辈子实际上度过了好几个密集的人生，他们不会对我们的中年做派和所谓的“迷惘的一代”（他们经历了迄今最灰暗、最糜烂、最神经质的成长岁月）做出太严苛的判定。可以肯定，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我们能够在平静中回望的过往时光少得可怜，而展望未来，太多东西让我们恐惧战栗。

经历了这么多“时代”，我几乎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漫画书。那是在1932年的秋天，我给《纽约客》画插图还不满两年。或许我害怕世界末日将在1933年到来。又或许我发现画这些玩意儿能让我逃过那一年的黑暗——多萝西·派克^[1]在下一篇《引言》里称它为“这该死的一年”。然而也许，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从这本书中得到了很多乐趣。《纽约客》给的活儿不够多，所以这里的大部分画是特地为这本书所作，没有在别的任何地方出现过，除非你把桃瑞丝·汉弗莱^[2]大胆地根据“人

[1] 多萝西·派克（Dorothy Parker，1893—1967）：美国诗人、短篇小说家、评论家。

[2] 桃瑞丝·汉弗莱（Doris Humphrey，1895—1958）：美国舞蹈家，第二代现代舞先锋艺术家之一。

生长跑”改编的芭蕾也算上。

我怀着热切的希望回头看了看这些画，企图能找到一些证据，以建立起一个天真的信念：从这个“第一阶段”之后，我的作品，或者幽默，多少有些进步。然而，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个变化，就是几个时代以后，我的技巧的不足没那么突出了，这是长期练习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个不纯粹的结果。对于一个不会画画、却坚持画画的人来说，长期练习消耗很多却回报很少。要不是安迪·怀特，它将消耗更多。十五年前的一天，怀特看见我在练习交叉阴影线和另一些我能力之外的微妙的绘画技巧。“我的神啊，”他说，“不能这么干！那样就算你画好了，也只能是变得平庸了。”

像我这样的画，怎么居然能被发表了昵？有那么几位采访者曾经对这个问题表现出轻微的兴趣，而对于怀特在此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也分别有好几个故事版本。我的版本是这样的：1929年春天，他试图让《纽约客》发表一幅我画在黄色复写纸上的铅笔画，画中一只海豹在石头上看着远处的一群人，说：“嗯……”杂志的艺术讨论会把它给驳回了，并且，为了给

我以说明和指引，还给我附上了一张专业的画，上面画了个海豹头，写着：“海豹的胡须是这样的。”怀特在我的画上添了一句话，给后一次讨论会寄了回去：“瑟伯海豹的胡须是这样的。”它再次被驳回了，这回没有附上任何图文。后来怀特和我写了《性别必要吗？》^[1]，而他强迫我们惊讶的出版人使用我的画作为那本书的插图。然后《纽约客》说他们想再看看那张“石头上的海豹”，可我已经把它给毁了。于是我去另画一幅，结果，由于意外，也由于愚笨，这一幅最终变成了这本书里“卧室里的海豹”的样子。

我把原画给了鲍勃·本奇利^[2]。这幅画在《纽约客》发表的时候，他给我发了封电报，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关于我自己的作品的电报。1934年左右，他把画借给纽约的一个艺术画廊参加一个为期三周的展览。它在那个画廊待了七年，被包捆起来放在地下室，上面写着鲍勃的地址。我知道了这件事后，跑

[1] *Is Sex Necessary*，由瑟伯与 E.B. 怀特合著，1929 年出版。

[2] 鲍勃·本奇利 (Bob Benchley, 1889—1945)：瑟伯同时代《纽约客》幽默作家，也出演过幽默电影。

到画廊去把它扒了出来还给了他。“你怎么没告诉我它失踪了七年？”我问画的主人。“我以为它被永久借出了。”他说。差点儿被这家伙说中。

远在去年五月，哈伯斯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一份派克夫人所写前言的复印稿。我想过要不要把它寄给她本人看看，因为或许她现在想收回一些话。最后我决定不给她看。它一直是我最珍惜的财物，我害怕它的作者可能会拿走一个词，或者添进一个逗号。多萝西·帕克是最早持续地给予我善意评论的人之一，一个画着像这本书里的这些画的人，如果想要继续下去，他就需要这样的评论。捎给她我一如既往的爱，及感激，及祝福。

J.T.

康涅狄格州

西康沃尔

1950

引言

一个朋友的朋友，在伦敦搭巴士。到站下车时，她跟在两位女士身后。两位女士正聊得火热，下车时仍不肯打住；相信只有说某位共同熟人的坏话才会让她们如此兴起。朋友的朋友留意到了她们的声音，但并没有听到她们的谈话内容。直到走在前面的女士在台阶上停住脚步，转身抑扬顿挫地演说道：“疯狂，我不敢说；怪异，我向你担保。我看到很多次她光着身子弹钢琴。”

朋友的朋友说，这成了她在伦敦那几天的遗憾，她真想听听都是什么样的谈话引出了这句奇怪的“人物传记”片断。

我却不以为“遗憾”。我认为，只看到高潮片断，反而有无限的激发力；而沿着想象的纹路从高潮处去寻根溯源，也有着

无限的乐趣。巴士女人的那句话完全符合瑟伯漫画的要求——真的，我深信她就是一幅瑟伯漫画。而除了瑟伯先生，没人能将她创造出来。

詹姆斯·瑟伯先生，我们的英雄，他只呈现高潮。他每幅漫画的下方，只有一条终点线。你可以自己去想象这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祝你好运——以使他那些忧郁的人物被拖入了现在这种境地。你得自己琢磨，企鹅怎么就进了休息室，而海豹为何趴在卧室里；因为瑟伯先生只在它们到达一小段时间之后才向你展示。他麻利地省去了任何“预赛”，他让你瞥到一眼惊人的现状，并让你开始构想怪诞的过往。而如果你带着理智进入这个过程，劝你最好抛却，没有它你会更自在，毕竟这个世上的“意义”已经太多了。

瑟伯扔给我们的，是一些奇怪的人。他们似乎可以被分为三类——顽皮的，失败的，以及凶恶的。他们都有着面团一样的外表；而那些女人土气到了极致，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奇异的风格。曾经有位质疑者——当时就该直接被轰走——抱怨说瑟伯的女人没有任何性吸引力。画家只为自己申辩了一句。“对我

的男人们来说她们有。”他说。而瑟伯那些凄惨邈远的男人，确实不会要求更多。

几乎所有的瑟伯人物，包括那些愤怒的，都有一种动人的特质。他们对生活期待得很少；他们记着过去的挫折，也等着新的挫折到来。他们不是精明的人，一点儿也不阳光，我们需要对他们特别耐心。他们，是狼群中的绵羊，身上有着一种过时的纯真。你每天都能看见他们，他们从《纽约客》的纸上走了出来——在列车、渡船、候车室，在所有这样庞大而忧伤的空间里，面容一旦被你瞅见，就立即消失。这很有趣，也很可怕——瑟伯影响了“美国面容”和“美国体态”，有一天他将要为此负责。在他开始画画前，人们的外表并没有这样的变化趋势，而现在，从早到晚，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那样的状态。不久，我们大概就会变成一个“瑟伯漫画国”，到时候日本人就可以过来把我们打得屁滚尿流。

对于那些完全融入到瑟伯人物生活中的鸟和其他动物，最好提及一下，虽然要说的不多。那些温柔的小狗仔，那些怯生生的猎犬——我认为它们是猎犬——还有那只沮丧的企鹅——

任何有感情的人都会被它们融化。要是对动物没有感觉，根本画不出，也不会想象到这样的造物。我猜瑟伯先生对动物很有感觉，撇除他的画不谈；他养了十四条狗，以后还会养更多。原因不详。

所有的形象，他的鸟兽，他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寥寥几笔，十分钟的绘画对瑟伯来说就将是个苦差。他用钢笔作画，没有素描基础，但他的线条却那样果断、奇妙，没有半点迟疑和涂改。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创造出他那些真实而绘制精妙的无骨“软体”生物的，他的男人们有着共同的害羞血统，而女人们让人想到毕加索的后期绘画。也没有人，除了上帝（可能还有瑟伯自己），知道他的灵感滋生于哪片暗黑之地。评论家们退缩了，你要他们怎样去窥视这男人的精神世界？——他鬼使神差地画下一只趴在床头的海豹，让它属于一位精神崩溃的丈夫和他那剽悍的妻子，并且在下方写道：“好吧，就按你说的吧——你听见了一只海豹在叫！”……疯狂，我不敢说；天才，我向你担保。

现在将瑟伯先生的漫画集结在一起，绝不会过早。我总想给某位有理解力的朋友看这位画家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某幅

画——我想想，最早一幅是在几周前来着？——而另一位有同感的朋友已经抢先一步，并且把杂志复印带了回来。展示图片是必需的，对于瑟伯漫画，你只有看到了才能相信——光是试图描述根本不行。只有一件事比试图描述他的画更加无望，那就是试图不描述。所以我肯定，现在把他的画集合起来，只会让一切更好。或许这该死的一年中唯一一件有建设性的事，就是出版这本绘画集。

这是我的荣幸以及特权——虽然恐怕也是我的放肆——向你推荐，你已熟知的，一位我尊敬的画家，一位我所忠于的朋友，女士们，先生们——詹姆斯·瑟伯先生。

多萝西·帕克

1932年9月

女人和男人